



央视自焚镜头：1：灭火器喷射的同时，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2：重物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后被弹起；3：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4：一名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王进东身后的警察等待王喊完奇怪的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央视却能拍到近镜头并录下喊口号的声音。

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

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

(明慧网记者程平综合报道) 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豢养的奸商陈光标，2014年1月7日在美国借收购《纽约时报》为幌子，带着据称是“天安门自焚案”中被烧伤毁容的两母女高调现身纽约，召开记者会。“醉翁之意不在酒”，熟悉中共套路的人们担忧中共在国际社会再次掀起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只是这次中共面对的是自由社会媒体，谎言没有了市场。

美国之音：记者的第一感想

1月7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光标让两名被高度烧伤毁容、面目恐怖的女子暴露在聚光灯下，任凭照相机拍照。陈光标声称，这两名被毁容女子，是曾参与2001年1月23日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陈果和她的母亲郝惠君，她们这次来纽约是要进行整容治疗，而陈光标要捐款来支付母女整容的全部费用。

《美国之音》记者当即质疑称：“如果是一位一心只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家，何以忍心将两位在一场比赛至今未被独立调查的自焚中幸存的面容全毁的母女登台当众亮相？”并称这是记者看到郝惠君、陈果母女时的第一感想。

有新唐人记者提问：我也读过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认为自杀、杀人都是不对的，并没有鼓励自焚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自焚，而且还把后果都算在法轮功身上呢？这个烧伤患者“陈果”回答说：“是听信了刘云芳的话，刘云芳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

自由亚洲电台：“在纽约别秀过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光标的记者会选在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万豪酒店大会议厅，纽约中文媒体悉数到场，西方媒体不多。陈光标以卡拉OK开场，手拿麦克演唱自己作词的《中国梦》，多少让媒体有些意外。陈光标看到无人鼓掌还自打圆场：啊，记者们手里都拿着东西，不需要鼓掌。

戴上耳机，教训翻译要好好做，否则不给劳务费之后，陈光标开始介绍自己。他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让他这个苦孩子有了今天，并宣布来美三件事：一是收购、参股、合作《纽约时报》；二是以自己的拆除行业进军美国市场，参与竞标拆除旧金山一座大桥；但是记者会的重头戏是请出郝惠君和陈果母女，给媒体拍照，宣布支付她们在美国整容的费用，预计250万美元。

两人很熟练地重复了一段在央视节目中惯常出现的对法轮功的谴责。

现场有记者提出，根据《华盛顿邮报》文章，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安排的，为了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两位是这一阴谋的受害人，请她们讲出事实真相。

陈果说这些年生活在养老院。由于多年来外界无法采访到当事人，记者希望对陈果做专访，她拒绝了。

华媒噤声 陈光标“返销中国”计划受挫

早在记者会前，陈光标就对媒体说，这次他邀请了74家国际媒体，“希望通过中文媒体翻译外媒的报导的形式间接在中国报导”。

然而，西方媒体参加记者会的人数并不多。记者会后，中国大陆媒体并不报道，更谈不上“出口转内销”。记者会召开五天后，中共官方媒体仍然不同寻常地保持噤声。1月8日，大陆腾讯网率先发表了对这场记者会的报导，但很快又将报导删除。21世纪网等媒体，也纷纷将转载腾讯的消息下架。中国数字时代随后曝光一项内幕消息指出，是中共国信办下令，全网查删相关报导。

同时，纽约各大华文媒体也对此事低调报导，行文中对陈光标充满了嘲讽和质疑。◇

【明慧网】1997年，我刚上初中。随母亲一起修炼了法轮功，我有一些对“真、善、忍”的概念，知道应该做好人。所以，在同学眼中，我是个很好的同学，在大人眼中，我是个很善良的孩子。

2000年初，由于中共的迫害，也由于贪玩，我渐渐地放弃了修炼。由于没有了道德约束，开始时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后来说脏话，抽烟喝酒，留长头发，纹身，打耳朵眼，抱着吉他乱弹乱跳，把自己家里满墙乱画，完全放纵自己，魔性大发，还觉得这是帅。

家里很艰苦地才给我凑够了上大学的钱。可我不好好学习，逃课，花钱玩网游，每天晚上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白天睡一天。不管学业，也不顾父母的艰辛，完全成了泯灭良知、麻木不仁的人。

毕业后我去北京打工，家里凑钱，我就胡乱花钱。后来，我心里最后的一点道德底线也沦丧了，和女友同居，又分手，又找女友。我的脾气

重归纯净

文／大陆大法弟子



变得很暴躁，非常自私，各种贪欲都强烈地左右着我。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病状，一直很好的视力下降了，脊椎有一点弯曲，心脏也突然有P-R间期异常，还莫名其妙地有了鼻炎。

尽管如此，我经常能记起大法师

教我们要做好人，要真善忍。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无地自容，心中也隐隐地对自己的行为难过。

2011年，我自北京回到老家。在和母亲的交流中，我对自己做过的很多错事深深懊悔，决心重新修大法。

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抽了十几年的烟，一下就戒了，一点也没有犯烟瘾；身体上的病症也消失了。在道德上的回升是最明显的，我内心变得纯净，随口谎话和脏话连篇的恶习没了；以前我对父母不管不顾、非常自私，如今我时时都谨记，要敬重父母长辈，关心父母。在单位，领导说从来没有见过象我这样不重个人利益的人。

如今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在社会中是个人人称颂的好人，在工作上也出类拔萃，同时也拿到一份不菲的薪水。我庆幸自己修炼了大法。

篆刻金石一方（图），以表达对大法的感恩：“修心人归善，浊世育净莲。甘霖普世降，福泽满人间！”◇

预言透天机

信者得救度



【明慧网】我的三舅公公姓贾，是庙里的居士。他为人和善，很有见识，也很有学问，能预知一些过去未来的大事。他经常给人们讲一些劝善的典故或预言。

那是在民国末年的时候，我的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都是当地的财主，但还是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我的三舅公公经常劝导他们俩说：“切莫攒钱莫造房，攒钱造房遭祸殃。更不要攒钱去置田，攒钱置田被屈冤。有了钱财送穷人，积德行善福寿春。”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不但不信，还常常冷嘲热讽，笑话三舅公公傻。三舅公公无可奈何，只是摇头叹气。但他劝导不了别人，却能约束了自己。他自己经常省吃俭用，不存一点儿钱财，经常周济孤苦无依的穷人。没过几年，中共搞土改，不但没收了两个

财主公公的所有财产，还活活把他俩斗争死了。而三舅公公呢，还是乐守清贫，照行善事不辍。

三舅公公多次给我讲了十二个月“莲花落”的预言。我记忆犹新的是其中的第五、六这两段内容。第五段是这样讲的：“五月花子乐端阳，引动八牛过大江。木子德高群仙帮，引出佛会与道场。”第一句“五月花子乐端阳”是属于衬腔起韵。舅公公大意是这样解说的：“引出佛会与道场”这句是预言将来会有佛道两家合二为一的大法洪传。“木子德高群仙帮”这句是预言传大法的人是最高的主佛转世，姓木子李，传法时会有众神佛随着下世相助。

莲花落的第六段是这样讲的：“六月花子乐三伏，万教全归庐。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第一句

仍是衬腔起韵。“万教全归庐”这句预言是说，将来主佛传的是涵盖所有佛教和道教法理的最高宇宙大法。

“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这两句预言是劝有志于修炼的善男信女，千万莫再犹豫，赶快走进大法修炼，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我还记得，舅公公提到将来瘟疫大流行。舅公公曾郑重地叮嘱我，说我有佛缘，千万不要错失姓李的主佛传法的机缘。我从此铭记在心，盼啊！盼啊！苦盼了几十年，望眼欲穿。我有时怀疑舅公公的预言不准，心里未免怅惘异常。终于，1997年正月，我的外甥女告诉我说法轮大法是最好的大法，传法的师父姓李。这样我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法修炼。

预言透天机，信者得救度，一点儿不假。（文／虔心）◇

邓桂丽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的折磨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 邓桂丽是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法轮功学员,今年五十岁。一九九七年的这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她看过后,如获至宝,觉得这书太好了,当即决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她的遗传性神经性头疼彻底消失。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二零零零年七月锦州市政法委非法劫持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邓桂丽也被劫持到洗脑班,第三天她开始绝食抗议,第七天闯出洗脑班。二零零二年五月的一天,正在家中的她被原兴华派出所黄恒友(音)所长(现在凌河公安分局任职)、警察张明凯和徐延强绑架至看守所,二十六天之后被放出。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锦州恶警对大法弟子进行了大面积绑架,邓桂丽是其中之一,那天早晨六点去她家绑架的是以锦州市凌河区公安分局110大队大队长李长明为首的恶警,当时她家里有她丈夫、儿子和她丈夫的侄子,李长明将这些人全部劫持,她被绑架后被诬判

三年六个月,于当年九月二十一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惨遭折磨,包括罚站、毒打、吊铐等,历经魔难,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回到家中。**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后,被分到九监区,监区长武力,副监区长李克俏(音)(主管迫害法轮功)立即指使恶犯孟宪秋(大连人,诈骗犯)、王翠平(营口人,杀人犯)对我进行强制“转化”,她们对我大打出手,用胶布把我的嘴粘住,把我的两条腿绑在一起,两只胳膊背在身后绑起来,又脱下我的衣服用凉水泼,她们还把我按倒在地,骑到我身上,拽住我的头发往地上磕,她们轮番打我,在我血压180以上,心肌严重缺血的情况下仍施暴不停。之后她们还不许我闭眼睛,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

二零零九年三月,在副监区长李克俏的指使下,恶警恶犯再次对我实施强制“转化”,恶犯将手铐把我双手铐在上铺床的床廊杆上,将我吊起,不让我睡觉,对我进行

暴打,恶犯公开叫嚣:“是李科长叫我们这么做的,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二零一一年九月,大连同修李延旭被恶警毒打,我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不再给邪党监狱干奴工活儿了。随即受到严重迫害。监区长武力、副监区长吴宏、队长孙玉静(音)逼迫我所在的九监区三小队全体犯人在每晚收工后,轮流值班(每人一个小时)在洗漱间看着我,不让我睡觉。恶警用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连坐手段煽动犯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向犯人们施压,陷她们于不义,结果导致恶犯田淑华(麻醉抢劫犯)对我施暴。二十多天后,我身体被迫害的相当虚弱,恶警怕承担责任,才肯罢手。在这期间恶警不让我家人接见,我丈夫于二零一一年九月和十月连续两次去看我,九监区恶警邪恶的拒绝我丈夫与我见面,导致我丈夫对我十分惦记,唯恐我有什么不测,整天精神郁闷,一个月后他突发脑出血,曾一度生命垂危,至今仍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这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犯下的又一罪行。

锦州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简讯

辽宁省锦州市邪党古塔区法院欲非法庭审大学讲师苗晓坤

本周三(一月十五日)上午锦州市古塔区法院将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苗晓坤,苗晓坤已接到通知。主审法官是古塔法院的潘莉莉(曾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周玉祯和王彦秋),公诉人还是古塔区检察院的温震宇(曾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周玉祯和王彦秋),另一公诉人是古塔区检察院的张慧勇。开庭地点在古塔法院。

苗晓坤(女),大约四十岁,硕士研究生毕业,辽宁工学院大学讲师。迫害发生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苗晓坤被锦州市古塔区委、区政府、古塔区公安分局

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后来又被送进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

二零一三年八月,她因在网络 上讲大法真相,而被邪恶监控。八月七日早六点多钟,锦州市“六一零”及市公安局反×教支队白宁、李媚珊等恶警开着一台没有车牌的黑车去她家将其绑架,她家中的电脑等私人物品都被抢走,苗晓坤被送进拘留所,后又被转入看守所。白宁、李媚珊欲对其加重迫害,但锦州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这样在被非法关押四十天后,苗晓坤被放出。但李媚珊让苗晓坤的姐姐交罚金,并威胁说:“你妹妹得判十年。”之后,其不修炼的家人通过熟人找到白宁,问得多少

钱才能“摆平”,白宁张口就要十几万。其姐姐没有回应邪恶的勒索。见苗晓坤的家人没有给他们送钱,贪得无厌的白宁和李媚珊气急败坏的将“此案”塞给古塔区检察院起诉,又指使古塔法院庭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末,古塔区检察院将起诉书交给了苗晓坤,二零一四年一月,古塔法院给苗晓坤下达了庭审通知。

外地法轮功学员于波在辽宁锦州被绑架

一外地来盘锦打工的法轮功学员于波在一月十一日上午在三厂化肥厂南楼区发真相小册子,被恶人举报,被新工派出所副所长刘伟等警察绑架,现关在新工派出所。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有一次问智常大师：“佛经上所说的‘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小小的芥子，怎么可能容纳那么大的一座须弥山呢？这实在是太不懂常识了，是在骗人吧？”

智常大师听了李渤的话之后，轻轻一笑，转而问他：“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是否真有这回事呢？”

“当然了！当然了！我何止读书破万卷啊？”李渤显出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

“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现在保存在哪里呢？”智常大师顺着话题问李渤。

李渤抬手指着脑袋说：“当然都保存在这里了！”

【明慧网】“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命。我能幸免于难是因为我跑到了这棵椰子树、爬了上去躲在树上，才活了下来。”这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中，萨摩亚群岛上的一位幸存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谈出的逃生感言。此天灾造成11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丧生。

日本据报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且最密集的地震检波网络，以及最深的海啸防波堤。福岛县政府曾在官方网站上写道：“福岛地质基础牢固，罕有大地震发生，是一个可靠安全的做生意之地。”然而2011年9级地震不期而至并引发海啸，不但令日本先进的地震预警海啸保护系统几乎完全失灵，而且摧毁福岛第一核电站、继而引发核泄漏，更是福岛县政府及日本人远未料及的。

可是，谁又能说大海啸来之前没有预警呢？南亚



智常大师说：“奇怪，我看你的头颅只有椰子那么大，怎么可能装得下万卷书呢？莫非你也在骗人吗？”

李渤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在佛经中，有“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说。西方也有诗人写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层天。”如果站在科学角度去理解的话，这种说法不只是一个比喻。

如果我们走进分形数学，就会明白在大自然的造物

法则里，“分形”无处不在。例如，海马的眼睛是由二十九条旋臂构成的，而每条旋臂又是由一个个小海马组成的，而这小海马又由更小的海马构成。

整个宇宙从微观到宏观的结构，似乎也是一种反复循环的叠加。原子的结构与太阳系不是很相似吗？放大无数倍来看，那些电子是否也是一个星球的存在形式呢？只不过，那个微观星球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快得多，所以我们才无法确定电子的轨道。那么会不会有更加庞大的空间存在呢？也许我们的地球在更庞大的生命看来也只不过是一粒沙呢。（文/静宜）◇

上天的预警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风景区门票图案

大海啸过后，野生动物专家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它们有第六感。它们了解要发生的事情。”

上天是有预警的，只不过是人类的感官感知不到、人类自以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探测能力还十分有限而已。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易经·系辞上传》言：天垂象，见吉凶。古代修炼道行高深的人通过观天象变化，能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宇宙运行规律及其对人世间的影响——将要发生的、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此所谓“天机”也。

而今在中国大陆，天象已通过最明白最直接的方式在人间展示。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现世。巨石断面显现出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媒体报道，经多批中国最权威的地质、古生物专家考证，石龄已有2.7亿年，字乃海绵、海百合茎、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浑然天成”。

专家认为此种事件的随机发生概率是“一万亿分之一”，但奇迹却发生了；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神迹，说白了，就是天意，天要灭中共，其几十年的血腥历史必将要被清算。

因为是天谴，那些发誓要“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为党奋斗终身”的中共党团员们，就危险了。是继续跟党走、陪中共承受那不期而至的天惩以应自己曾发下的誓言，还是脱离邪党选择逃生呢？

如今，一亿五千多万曾加入过中共组织的炎黄子孙选择了逃生。他们以化名或真名在海外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上已公开声明“三退”（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了新的、光明的选择！

上天发出预警，就是在给人留出逃生的时间——却也有结束的那一刻。◇